

西安事變舊夢痕（下）

閔湘帆

西安危城脫險回京

我任西北總部第二處處長，處辦公室所在街對面即是中國農民銀行，我與農民銀行關係良好，此中國農民銀行，非地方銀行，而是中央銀行，該行總經理徐繼莊子青兄，是甯波世家金融鉅子徐青甫先生之公子，子青兄青年才俊，承其不棄，視我如兄，此番西安事變，中央與地方發生隔閡，西安農行經理，與我公誼私交，均是盡力協助，彼亦祝我脫險，心照不宣，經理用車，在那戰雲危城之中，經理固無所用，而我於此車正是需用，並且此車司機是上海人，樂於為我開車，並在車上，時常抽空向我進言，勸我坐此車離開陝西作亂之地，以避免危險，當時急須離陝，時機到了，我即告知司機，檢修機件，加足汽油，約定於翌晨黎明之前，開到我家，司機識趣，把他自己的行李財物都帶在車上，我只換穿士兵軍服，戰時軍服，官兵同式，我是軍職，故穿軍服並不刺眼，顯得自然，車到四十二軍辦事處，汽車貼上戒嚴司令部「戒」字通行證，在護照上填的是許處長太太及小孩隨行副官士兵各一，由西

安辦事處至大荔軍司令部，人員上車後，小孩要勤務兵抱，我已佩上勤務兵符號，小孩是由勤務兵抱慣了的，故並不怕生，我也來得真好，可以借此遮住半個臉龐，以防識破露相，一路之上，逢到出城關卡崗哨，均由副官手持護照，下車交談，副官以陝西口音說話，通行無阻，沿路停車答話，或則揮手而過，或則說話幾句，很少有細看護照者，但我在車上仍不免怦怦心跳，沿途但見戰地森嚴，戰氣瀰漫，持鎗實彈，一觸即發，祇要有一聲鎗響，即會萬鎗齊鳴兩軍相持，各找掩體隱蔽，不但人影不見，連小動物小貓小鳥亦均不見，真是鴉雀無聲寂靜地帶，車至分路，朝向大荔前進，總算穿過了一次真正隨時可以開火的戰場，我的司機，本非軍人，心情緊張，手脚都在用勁，大概油門踩得緊，要車開得快，利車踩得緊，車又開不快，因之快到太極時，車子冒煙出毛病了，車到軍司令部時，趕快找修車者修理車子，許處長太太一行下車，向我道謝告別，許太太問我到潼關停留幾天何時歸去，我祇好敷衍答復，事畢即返，我一想許處長有心救我脫險，連他自己的太太面前也保密了。她們還不知道

，我此行的實情，我心中是在感謝他們使我脫險，而他的太太們則謝我幫忙俾得他們搭車回大荔，我到潼關即至農行，潼關農民銀行經理留我在行住宿一宵，暢談西安情況，西安農行汽車，即交還潼關農行，此汽車司機，仍由潼關農行留用，我亦囑託一番，後來我任上海市政府會計長時，此司機又來做我座車的司機，可謂有緣矣。

患難之際始見交情

在此我擬將王思誠、許海仙兩位情形再加補述，此文是我的見聞自記，茲編所述無非是懷念親友故舊，以誌不忘，亦以便後之讀者，明瞭當時之實況，王思誠弟是我姨妹全道英之丈夫，道英妹尚俠好義，勇於任事，惟其個性，偏於獨斷，如果自以為是，她即不聽人言，其夫思誠弟，性情比較溫和，故常勉從伊妻之言。西安事變前，思誠弟任中央調查機關派駐西安之負責人，西安事變發生，彼亦自在搜捕之列，恰好事變前夕，剛剛搬家，軍警按原住址前往撲了一個空，我亦僅知其搬在某一條街上，尚不知其門牌號數，我正在發愁，不知二姨爹夫婦情況如何，此二姨爹三字是我們親戚中之暱稱，我們亦慣照子侄輩稱呼

，稱他夫婦爲二姨爹二姨媽，我夫婦因較之一般親友年長，故均稱我夫婦爲閨哥與大姊，我們親戚中不論長輩與平輩，均照此稱呼，因之熟朋友，好朋友，亦統依此慣稱，閨哥大姊二姨爹二姨媽等等，而不名，大家亦自然知道，不再稱名道姓，我有好友龐午龍兄他純粹是一個商人，與軍政毫無關係。他來看我談起二姨爹，他說已去過了，問他原住址的隔壁房東，房東說已搬了，不知搬到何處，其鄰居說不過已有人來原住址找過，如果不搬家，恐怕要被捉了，其鄰居又說問我們搬到何處，我們說不知道故未被捉，好險好險。我與午龍相與驚嘆，因爲思誠一家，自知身份，不敢出面，如果日子隔久，家無餘糧，勢將餓死。午龍够朋友，對友忠誠熱心，在此患難之際，交情乃見，午龍自告奮勇，要去找尋，我說他家住所，僅知其街道，而不知門牌號數，爲之奈何，午龍說不要緊，我做老本行，抱些布疋沿路叫賣，到他住所街上，拍門叫賣，人家開門買布，我就廉價照本賣出以吸引買客，人家如果開門詢問如何拍門叫賣，我就說世道不好，生意清淡，沿街叫賣，以維持生活，午龍照此方法前往叫賣，二姨媽聞聲開門延入，她說再沒有人來，要餓死了，因爲午龍幫忙，二姨爹二姨媽就此得救，後來隴海鐵路通車，二姨爹二姨媽，即化裝搭車脫離險境，過返南京，迨至西安事變收平，二姨爹由經濟部派往甘肅玉門油礦局任處長，他又是山西省某縣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，迨至三十八年我政府由南京遷至廣州，二姨爹夫婦與我夫婦曾會見於廣州，不過我夫婦是由南京遷至廣州，故先把家

安置在臺灣，二姨爹夫婦是由甘肅來廣州，故把兒女同來廣州，當時政府要遷四川重慶，一般政府工作人員，或遷臺灣或遷四川，都是追隨政府，都是擁護政府的，我夫婦已把家搬到臺灣來了，自然希望二姨爹的家也搬臺灣來，其時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先生，正是把中央政府，把行政院各部，搬到重慶去，閻錫山是山西人，二姨爹是山西人，自然有不少山西同鄉，往重慶去，在此時期，國民大會代表是無給職，後來閻院長看到好些國大代表維持不下去了，才發每月一百多元新臺幣的生活維持費那是以後的事，所以當時情形，人們或臺或川，對於國大代表，尙無相關關係，二姨爹一家的決定入川，是二姨媽決定的，當時決定入川的理由非常正大，一是政府遷川，行政院長閻錫山亦入川，閻錫山是山西人，王思誠亦山西人，山西同鄉，追隨政府，彼此照顧，比較有伴。二是對日抗戰亦是政府遷川，四川是大後方比較臺灣海島，可有迴旋餘地，我們是因已把家遷來臺灣，既是說不過她，並且前路茫茫，誰也說不出究竟是臺灣好，或是四川好，所以姊妹倆就在廣州訣別，各奔東西，從此一別，不復見面，誰知後來政府又由川遷臺，行政院長閻錫山先生來臺了，多少山西同鄉，也來臺了，二姨爹二姨媽及其兒女他們一家人，全沒有能來臺，固然不能來臺的人，很多很多，能來臺是幸運，未來臺是常情，不能怨誰怪誰。隨後四川失陷，二姨爹一家無法自存隱姓埋名，苦工度日，卒至一個一個窮苦貧病而死，二姨爹以職務關係，時防被人發覺，長時期的提心吊膽，午夜驚魂，此種生活，

不知如何過的，這雲道英姊妹親情，每一念及時用椎心，本來思誠弟是國大代表如來臺灣，更有政府照顧，當初一念之不同，遂致人天之永隔。

一樣朋友兩種心腸

說到國大代表，思誠弟有一個同鄉好友也是國大代表。我家住南京，思誠弟一家來南京即住我家，我的太太與王思誠的太太，兩姊妹見面，非常高興，自然吃住全在我家，思誠同鄉好友國大代表，也就跟來我家吃飯，記得有一段時間，一吃就是半年以上，頓頓不缺，我家照樣招待，笑談歡洽，此朋友亦自同一家人，後來遷到臺灣，此思誠同鄉好友國大代表也來臺灣了，對於我們在南京時之常期招待，但來臺灣，竟僅僅是點頭而已了。有時候甚至視同陌路而有過之。我夫婦深爲驚訝，有時自寬自解，認爲此人必定以爲是吃思誠的，頻年一吃就是幾個月，都不是吃我們的，視我們是路人，當然難怪。但是我心中總有些嘀咕。後來姊妹倆娘家輾轉來信，說二姨媽（指道英）苦死了，二姨爹（指思誠）帶着兩個兒女非常窮苦，要求設法救濟，我把此事告知這位思誠的同鄉好友，那知他仍是漠然無動於衷，好像沒有聽見，我夫婦二人相與驚嘆。他對他的同鄉好友也是如此。我們從前的自寬自解，也是錯了。古人說，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焉。可再加上一句，人性之不同，亦各如其面焉。有的人是有人性的，有的人是沒有人性的，不能一概而論。現在再補述許海仙先生。許海仙先生與思誠弟的同鄉好友，真是一個南極，一個北極，相差十萬八千里，我之所以能由西安脫險到達瀟關，



西安事變前數月，蔣介石（右）偕夫人（左二）與于鳳至（中、張學良前妻），孔祥熙夫人宋霽齡（左一）及張學良（左）合影。

平安歸來，完全依靠許海仙先生之幫忙掩護，他爲我辦他家出行的護照，辦戒嚴通行證，又陪上他的太太孩子，又爲我整備好勤務兵的符號，又教我抱他的孩子以便可以或右或左遮住我的臉面。又教我不要開腔以免被人發覺口音不對露出破綻。又叫他的副官，一人全面服動，無論副官的事，勤務兵的事，都由副官負責。沿途關卡崗哨軍警盤查，均由副官下車應付對答。可說是設想週到安全。並且是行動保密。連他太太都保密起來，不使她知道。你看車子到達大荔軍司令部大門前，許太太一行下車時，向我道謝道別，還問我去潼關何時公畢返西安，可見她對我此行完全無知，大概許先生爲恐女人沉不住氣，膽小心怯，索性不使他太太知情，以免路上露出破綻，許先生如此的掩護我脫險，試一細思，倘或路上被人發現，把我捉回處罪，則我手抱的小孩，與送我的太太，豈不也要同罪嗎？許先生以妻兒作孤注，護我脫離虎口平安遠行，許先生真是燕趙豪俠之士重然諾而輕生死，而我祇在其門前一聲作別，揮手長征，車行以後心中有無限感慨，在未到潼關以前心情沉重，來不及作他想，到達潼關之後，往後的歲月，天天在想他，年年在想他。對日抗戰期間，我在重慶任軍職，仍常想找許海仙先生，亦常向軍中朋友打聽，後來有一天，承友告知，許先生來重慶，我即覓址往訪，我的太太亦同去，冀與許太太見面，旋即約期邀集我的親友盛宴歡迎許先生，並向親友詳細報告使我在西安事變危城中脫險回京

，完全是許先生對我的大恩大德。而許先生謙謙君子，行若無事，僅說當時他太太要回大荔，承蒙我幫忙搭乘便車，反而向我致謝。嗣後我再度拜訪，則許先生已經離渝歸去。從此就不再見面。許先生雖已年老。惟有祝福其後人，五世其昌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。嗚呼，同思往事難安枕，尚有平生未報恩。時刻念之。

張少帥的心理演變

蔣委員長返京，張副司令陪送，係出自張副司令自己的主張，東北軍將領對於委座返京，大家一致贊同，沒有意見，對於副司令陪送，大家一致疑慮，惟恐一去不復回，認爲國有國法，政府執政諸人，不能不維持法度，所以力勸副司令不可感情用事，憑着一時衝動，同機陪送，至於楊虎城方面，根本不贊成送委座返京，經過多次的商洽，才得同意，並且委員長對於副司令隨機陪送，亦不以爲然，且謂張副司令隨同返京，反而增加委座處理上的困難，祇有張副司令一人堅持一定要親送委座返京，以表示其澈底的悔悟，與忠誠的認罪，一般人認爲此人先做奴才領袖大逆不道之事，後又做親送領袖悔悟認罪之事，在十天半月之間，忽然有如此極端相反的舉措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因此，有人檢討其自海外返國重任軍職以後之言詞行爲與舉止，略有下列各項跡象可資探索。（一）說張氏返國以後與前判若兩人，張氏事委員長如父，自視如子，忠誠服務，唯命是從，張氏曾對其東北舊人說過，吾此番回來，不是想升官發財，不是想求名求利，只是想求得一個死所，我有殺父之痛，我有失地之痛，我有

無家之痛，只想重整軍備，對日作戰，拚死效命，恢復邦家，凡我故鄉父老子弟，同情我者，同情其自己者，希望依此目標，共同努力，此是張氏的總目標，回國以後的立身行事，均係依此為準，張氏此語曾親自向委員長說過，委員長亦深聽之，又聽說當年瀋陽失陷之時，張氏在北平，謠言說他正在與電影明星胡蝶狂歡跳舞，有人作打油詩，有「瀋陽已陷休回顧，更與胡蝶舞幾回」之語，其實是夜並無跳舞之事，張氏本人亦非不欲奮戰抵抗，只是懷違國策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之原則，凡事要採主動，決不被敵迫戰，爭取時間培植國力，當時報章謠載屢罵，無所不用其極，而張氏任人誣毀，默無一言自白，即今數十年來，亦從未與人解釋。其中與胡蝶共舞一事，直至政府遷臺以後，胡蝶借其夫婿來臺，有人問她，始悉當夜胡蝶並未與人跳舞，並且當夜胡蝶並未身在北平，此不過是文人舞弄文墨逗人玩笑而已。張氏之忍辱負重，可見一斑。(二)又一說當一〇九師一一〇師剿匪失利，兩師長陣亡，張副司令電請中央對兩師補充，對兩師長特卹，奉到復電，是兩師番號撤銷，特卹免議，張副司令奉電太息，曰我張某人已混到這種地步，連特卹十萬元都不值了，東北將領皆見痛哭，曰我們已沒有機會死在對日作戰了，現在剿匪，力戰也是死，不戰也是死，就在此地死定了，相與痛哭無言撫慰。(三)又一說為事變後張氏翻閱委座日記，內有云，漢卿小事聰明，大事糊塗……但完成我志，仍賴漢卿等語，隱然視張氏為繼承人，

及戰有策定收復東北計劃，責成漢卿還鄉撫綏等等，張氏讀此，深覺以前對委座認識不清。又聞事變後，張氏向委座要求停止剿匪，即時抗日，委員長平心靜氣的指責其錯誤，曾謂我來替你作參謀長，請問你共有兵力若干，武器是否足以應付對外戰爭，糧秣彈藥如何補充，作戰計劃如何擬定，你有什麼方法能夠達到抗日救國目的，我忍辱負重，爭取時間，就是為作準備工作，多一分準備，即是增一分力量，今以全國之力，尚感不足，你這一點點力量，既無準備，又無計劃，而魯莽從事，我問你，你是救國乎，還是禍國乎，張氏至此，瞠目不知所答，張氏勇於改過，此其開始悔悟之時乎。(四)又一說蔣夫人與宋子文先生來西安，對事變解決更見接近，宋先生在我國家地位崇高，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，是國民政府的前任行政院院長，至於宋先生與蔣委員長張副司令之間私人情誼方面，則因宋先生與委員長是郎舅至親，宋先生與張副司令是兒女親家。見面交談，更見親近。決定於耶穌聖誕節前後返京。事情商定之後，又向楊虎城接洽，亦由宋

先生往返奔走，勉強同意。宋先生為求事情早日辦通，不惜自己作調人，作保證人，到了臨時還有些拖延，故十二月廿五日飛機起飛稽遲，當日只能在洛陽降落，至廿六日再行續飛南京。當時還有人建議廿五日起飛已遲，不如停留一日，至廿六日晨由西安直飛南京。宋先生趕快喝止。即時起飛。停洛陽過夜。為免發生變化也。

我於西安事變，事前奉派出差視察。事中即被保護禁足。迨後雖說撤除保護，仍被嚴密監視，據第二處舊人回到南京後告知。當日早晨，我離開西安不久，即被發覺，說「閻湘帆處長不見了」，即被電話通飭前哨各單位，沿線捕捉，一下來消息，說捉到了。一下來消息，說起解了。迨至當日下午，消息寂然。再一打聽，說是解回麻煩，已就地鎗決了。西北總部第二處同仁，對我感情向好。無論是中央調來的，或是東北軍調來的，聞之均為泣下，但又不肯尋根究底，再加打聽深問，免致被人懷疑追究，一旦對奉派新任處長面前，亦不能不強忍簞箠不斷落下的淚珠，實在慘痛萬狀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一六七期民國七十年元月號四十六頁汪桂芳教授「北美旅行記」第三段十七行「洛杉磯和紐約是加州兩大名城」應為「洛杉磯和舊金山是加州兩大名城」，特此更正。

△本期因稿擠又兼印刷廠太忙，排校不及，關文蔚女士「女扮男裝戲劇人生」續稿，吳

國柄博士「江山萬里行」續稿，均延下期續登，敬請作家、讀者鑒諒。

△本期排校完竣，正在印刷時又收到鄧文儀將軍、白宏毅先生、閻湘帆先生、吳榛禎將軍趙淑敏教授大作多篇，均將自下期起陸續刊登，敬請讀者期待。